

我拿婚姻 赌明天

妖冰 ©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02
季

冲图

Ruguo Ai
Qing Yongli Ai

如果爱请用力爱
Ruguo Ai
Qing Yongli Ai

我拿婚姻
赌明天
妖冰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拿婚姻赌明天/妩冰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5399 - 3569 - 0

I. ①我… II. ①妩…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0401 号

书 名 我拿婚姻赌明天

作 者 妩 冰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石 颖 萧 盈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陈 娟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 ppm. cn](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189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569 - 0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

目 录 ||

1	CHAPTER 01	
	「毕婚族的赌注」	
10	CHAPTER 02	
	「穷媳妇见富公婆」	
17	CHAPTER 03	
	「买一还得赠一」	
29	CHAPTER 04	
	「穷岳父母遭逢富女婿」	
45	CHAPTER 05	
	「我们天差地别」	
		55
		CHAPTER 06
		「冷战，感情的润滑剂」
		64
		CHAPTER 07
		「我是你的点缀」
		75
		CHAPTER 08
		「装大度的后妈」
		91
		CHAPTER 09
		「大局，且退一步」
		104
		CHAPTER 10
		「家庭大战」

CONTENTS

目 录

119	CHAPTER 11	
	「愚笨的离家出走」	
142	CHAPTER 12	
	「针锋相对」	
154	CHAPTER 13	
	「说不清的暧昧」	
175	CHAPTER 14	
	「旧爱 VS 新妻」	
193	CHAPTER 15	
	「一切都值得」	
		217
		CHAPTER 16
		「感情出了界」
		233
		CHAPTER 17
		「婚姻岌岌可危」
		255
		CHAPTER 18
		「爱情,我们的婚姻禁忌」
		278
		CHAPTER 19
		「愿赌服输」



CHAPTER 01

毕婚族的赌注

安然对江奕泽，多的是依赖，多的是利用，多的是屈从，却唯独没有婚姻最应该坚守的要素——爱情。



中国有句老话，叫好马不吃回头草。

可安然却认为，在某种情况下，好马也是会吃回头草的。

情况 A：情况太恶劣，前方无草可吃，想要活命，只能回头吃那些原本决定不吃的草。

情况 B：回头草是神草，有着让人振发蓬勃的力量。吃了回头草，就可以腰不酸，腿不痛，全身不抽筋，从而可以让自己及全家奔向更美好的未来。那么，吃回头草又何乐而不为呢？

情况 C：这个好马只是套了个好马的皮囊，其实是窝囊马 + 忘恩负义马一只，说得直白些，就是见利忘义。

显然，这个论题在安然身上是多项选择。

她选择江奕泽，符合 A、B、C 三项答案。

此时的安然正依偎在江奕泽的怀抱里，鼻尖弥漫着他身上的 Calvin Klein 香水味道，却不像她第一次闻到时那般美妙，反而有了一点她最讨厌的消毒剂味。仿佛有些不适应，她在他的怀抱里微微一动。江奕泽却像是怕她跑掉一般，用力禁锢住她的身子，头一低，温热的气息逼迫般盘旋在她的耳畔，“告诉我，怎么改变主意的？”

怎么改变主意的？安然抬头，对上他的双眼。此时，江奕泽的眸子里瞬间

生出复杂的光芒来，火焰般地聚成一束，仿佛要将她灼烧穿透，带着一点点热切的期盼，带了更多的考究意味。

这个眼神和刚才程洛昱的眼神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处，他眸底的意思她是再清楚不过，程洛昱并没有挽留，只是说：“安然，你确定你要赌吗？”

是，她要赌。

可是面对江奕泽，她总不能将那些理由一一剖析。决定嫁给江奕泽的理由有三：

第一，江奕泽家中有财，说得土豪一些，就是财主；说得洋气一些，那是豪门。她跟着他，以后吃住无忧，搞不好家人也可升天，再也不用承受就业之困苦。

第二，基于江奕泽的财力，他有充分的资格给她安全感，让她不用再承受酒吧、夜总会那些脏兮兮男人的滋扰。甚至，可以翻身做主人，从此高唱“巴扎嘿”，成为滋扰别人中的一员。

第三，是因为江奕泽爱她，对她穷追不舍。如果一个你爱的人不能给你衣食无忧的生活，不能改善你的事业困境，那么，你没理由不投入那个可以给你面包、音乐和房子的男人的怀抱。

三个理由，只有第三项条件遭逢爱情。

可是，却无关于他。

安然对江奕泽，多的是依赖，多的是利用，多的是屈从，却唯独没有婚姻最应该坚守的要素——爱情。

造化弄人，她有爱情的那个人，却给不了她所要的一切。

马克思主义哲学说得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从现在起，就让她高高建起经济这一基础大厦，从此奔往幸福的好生活吧。

心下一动，安然抬眸看他，浅淡的笑容在眸底涟漪漾开，声音也是轻描淡写的，“我爱你啊。”

江奕泽微微眯起眼睛，看她几秒后，见她仍是眸光澄澈，毫无惧意，随即只觉得嘴唇一痛，她竟主动迎了上来。这个吻根本不似平日里的她偶尔回吻她时那般轻拂和小翼翼，却更像是啃咬，用力地，坚决地，很快便挑起了他的情欲。

两个年轻的身体慢慢纠缠，在江奕泽欲要挑开她的衣扣长驱直入的时候，安然紧紧攥住春光已泄的衣服，颤抖的身子彰显出处子初经历情事时才有的紧张与脆弱，“奕泽……”她努力平复粗重急促的呼吸，双眸却是直直地看着他，“现在不行……”

箭在弦上，江奕泽苦苦承受着被压抑的痛苦，看着安然已经整理好衣服，退向一侧，他突然上前攥住她的手，“安然，我们结婚吧。”

微微一怔，继而是羞涩的回应。在将江奕泽的惊喜收入到眸中的瞬间，安然知道，她踏出了最重要的一步，她这一辈子就该这么定局。

七月二十六日，在认识江奕泽后的第三十二天，在毕业后的第十四天，年仅二十三岁的安然与三十一岁的江奕泽踏入婚姻的围城。

安然是不愿意将婚姻设定成“围城”这个比喻的，她下定决心成为“毕婚族”，就是看上了江奕泽可以给她牢靠的未来。当然，这个男人也具备了让她拥有爱情的资本，他英俊挺拔，有让女人留恋的外表；他成熟多金，有着对女人的致命诱惑；他拥有比较富裕的家境，自然不会有那嫁给平民家既要养活自己的辛苦，又有要照顾老人的负担。

究其种种，要是再不接受江奕泽，她安然才真是个傻子了。

婚宴上兜转了半天，见安然穿着高跟鞋，紧蹙眉头，明显已经支撑不住，江奕泽体贴地给她找了个地方坐下，“你先歇会儿，我去招呼一下朋友。”

富家子弟人缘都很广，江奕泽也一样。他的交际圈和安然的明显不是一个档次，女的个个都是高贵淑女，男的或是玩世不恭般的风流，或是成功人士般的儒雅。总的来说，一看就是所谓的上流人士。纵然作为今天的主角，安然也有些自卑。她突然觉得，自己就像是农贸市场土不拉几的西红柿，一个不小心，掉到了超市优良品种那筐筐里头——看起来天差地别，但换个包装，大体也类同。

安然正看着江奕泽在朋友圈中觥筹交错，突然感觉肩膀被人一拍，蓦地一回头，原来是宿舍好友徐心柯。安然皱起眉头看着她，有一种得见亲人的撒娇，“心柯，你不知道，我快累死了。”

“累死的应该不是你，而是程洛昱。”徐心柯微微低声道，眸中凝起浓郁的

无奈，“我估计现在的他，不知道在哪儿哭呢。”

“哭什么？”安然勾唇一笑，浅薄的讥嘲随即现出。不知道是在讥嘲他还是讽刺自己，“那天说分手，他答应得很爽快啊，大概他是巴不得有这么一天。也许，早就另结新欢了呢。”

“你别这么无耻地用别人的坚强来为自己的负情找借口，”徐心柯拧眉，“程洛昱是什么人，你不是不清楚。安然，”她挑眉示意那边与朋友谈笑风生的江奕泽，“我就不明白，嫁给他除了有钱，到底还有什么好？”

安然想说“有钱还不够好吗”，但是那样说太凸显自己的动机，便硬憋了回去。她看着徐心柯手中摇晃的红酒，微微扬眉，“心柯，你是不是喜欢程洛昱啊？我原以为你今天是来看我怎么迈入幸福生活的，搞了半天，是替别人两肋插刀来了。”

徐心柯倏然一怔，饮了口红酒，才道：“也不知道当初是谁天天在我们旁边叨叨他们家程洛昱有多好，好不容易让我们树立了强大的品牌形象，现在可好，一踢了之，告诉我那拥有美誉度的牌子是个杂牌。”

她的语气明显不满，话中含讥，终于让有些烦躁的安然不安起来，“徐心柯，你今天是来参加婚礼的，还是存心让我难堪，过来杀我的？”说完，突然轻笑，“你一口一个品牌美誉度的，那可是程洛昱广告学专业的词儿，难不成你真的喜欢上了他？那好啊，我嫁人了，你赶紧雪中送炭去！”

她们宿舍四个人，安然是最小的，何雯老大，徐心柯老二，杜颜老三，四人感情非常好，经过四年的冶炼，最后直接到了互换衣服穿的地步。所以平时说什么话，基本都会一笑了之，从不发脾气。可是安然说完这话之后，便见徐心柯眼里突然聚起莫名光色，继而瞥了她一眼，之后转身离去。

安然看着她的背影，握着酒杯的手不由得紧了些，心底腾起莫名怨气，堵得自己心里发慌。她低头喝了口饮料，听得前面有人喊她的名字，原来是杜颜。

“安然，祝你幸福。”杜颜举杯与她稍稍碰触，瞥了一眼她杯中的东西，扯起唇角，“江少爷很体贴啊，这上面还冒着泡儿，是雪碧吧？”

她点头，眼睛却看向那边的徐心柯，“唉，心柯生我气了。”

“她……”

“杜颜，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挺不是个东西的？”她突然打断她的话，说道，“是不是也觉得我是现代陈世美，忘恩负义的，招人生恨？我……”

“安然，别人不理解你，我理解你。”杜颜微微一笑，唇角竟抿出一弯苦涩， “我们是一样的人。徐心柯体会不到的，我懂。”

简单的一句话，让安然眉间的郁闷终于微微缓和。安然看了看后面，问道：“何雯呢？她怎么没来？”

“她让徐心柯捎来了礼钱，六百。”杜颜苦笑，“何雯其实不用这样的，她能留校，证明她有实力，我没有竞争过她，自然就说明我有不如她的地方，单是这些事情，她瞎想些什么。”

“我早就知道，留校名额在你俩之间产生，本来就是个错误。这谁要上去都不是个事儿，特别是何雯，以前她可是最重感情的，这次把你挤下去了，肯定觉得特对不住你，”安然若有所思地叹息，“这种事儿，她就算是当上了，也不一定高兴。”

“嗯，以后肯定就是，有我没她，有她没我。”

“可是你以后打算做什么？”

“能做什么？”杜颜浅浅一笑，“你没看新闻么，到五月为止，咱们省的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仅8%，比去年下降了不少呢。安然妹妹啊，你是觉得你杜颜姐能成为那一百人中的第八个精英呢，还是觉得经过六月七月，这就业率会增长？”

“显然，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发生。”杜颜看着她，深深吸气，“所以，我的选择是，考研。”

“考研？”

“嗯，”她点头，“努力复习，赶上下一拨考研，然后争取做个学生，再逃避三年就业时光。你知道我现在做梦都希望什么吗？我现在做梦都希望这金融危机赶紧结束，别把咱们国家的经济也牵连得死不死活不活的，让我们也跟着受连累。”

“可是杜颜你想好了，虽然你家条件比我家好，”安然声音微微降低，蹙眉道，“这三年也要花费不少费用，而且咱们这专业就算是研究生毕业，也……”

“那有什么办法，我又没有你那么好命。”她突然俯身向她一笑，“不是每个人都有毕业就走向婚姻的勇气，而且，也不是每个人在毕业的时候都能遇到江奕泽这样的男人。”

她有一句话没说出来，那就是，最幸运的是，不是每个负心人面对的都是

程洛昱，就那样潇洒地看着女朋友投入别人的怀抱，不吵不闹，根本不生任何岔子。

就像今天，宁愿自己躲在对面的小酒店里喝酒，眼睁睁地看着爱人做别人的新娘，他却一声声地嘱咐她们几个舍友：“让她去吧，只要她幸福，只要她不后悔。”

所以也难免徐心柯会发那么大脾气，她一向最喜欢仗义执言，眼看着一个成天被亲热地叫做妹夫的人刹那之间变成那个样子，怎会不心疼？自己的姐妹欢欢喜喜做新娘子，那个落魄人却借酒浇愁，还作出一副宽容大度。这样的反差对比，原本就让人无法忍受。

“你家老公来了，我先去那边找心柯。”杜颜微微一笑，突然转身，走向另一边。

安然抬头，果见江奕泽款款向自己走来，一身白色礼服穿在他身上，更显得俊逸不凡，气质出众。她努力地将他想象成生命中的白马王子，不是说时间可以产生爱情的吗？所以，等过段时间，也许她会爱上他，会真正忘记那个给她四年快乐的男人。

那时候，这段毕婚族的速婚爱情，才一点风险也没有。

“歇好了没有？我带你去见朋友。”江奕泽倾身在她额头一吻，席间立即有噓声传来，尽显对夫妻恩爱的羡慕。而面前的男人略一勾唇，笑意更深，眸中有着无法遮掩的意气风发，“我的这些狐朋狗友啊，只是那次匆匆见了你一面，所以现在有些迫不及待地想再认识认识你。”

江奕泽特地加重了在“狐朋狗友”四个字上的音节，这让安然有些脸红起来，在他看来，却更添几分让人心旌动摇的娇羞。其实关于“狐朋狗友”四个字，确实是有一段典故的。当时安然第一次与江奕泽见面（虽然她认为是第一次，但江奕泽却说他早已窥视了她很长时间），江奕泽便快步向还未离开钢琴凳的她献上一大捧百合花。身为酒吧的钢琴师，被人献花也是有过几次的，可就是就在安然以为江奕泽献花后即离开的时候，台下坐席间突然响起了“亲一个、亲一个”的哄闹声，还没有等安然反应过来，颊边立即感到温热，江奕泽竟反身过来，真的吻了她一下。

原本以为事情到此为止，因为自己初入社会，看这江奕泽又是个身价不凡

的样子，安然自然不敢说什么，就这么忍气吞声地憋了回去。而那群吆喝“亲一个”的人，也被她定性成了狐朋狗友。可是却没料到，这事儿更悬的还在后头，出了酒吧，才知已到晚上十一点四十，因为学校没了校车通往市里，程洛昱赶到这儿接她基本要到十二点多。她正在那儿孤零零地等着时，身子却被人一勒，救命的声音还没有来得及喊出，已经被人抛到了一辆豪华的劳斯莱斯上。

大晚上的被人劫持，她的小心脏差点跳出来，惊魂未定的时候，耳边响起几声轻笑，她看清楚了身边的男人，是今晚献花还吻她的那个。后面的那一帮，如果没猜错，应该就是他的那群起哄的朋友了。

她吓得眼泪不断掉下来，一个未毕业的女学生被一群男人劫到了车上，这简直就如入了狼窝。想要砸窗子跳下去，却被江奕泽握住手腕；想要打开门，又被另外几个人拦住。江奕泽按住挣扎大哭的她，大概也觉得事儿闹得大了，劝慰道：“别动，这是送你回学校！”

安然毫无理智地大喊：“我不要你和你这群狐朋狗友送，我有腿！”

于是，“狐朋狗友”一词由此诞生，也因为这个，即使后来她和江奕泽又有了联系，她也是坚持一个底线，江奕泽找她可以，绝对不能连带着那群人与她见面。江奕泽以为她是恨他们玩笑开得太过分，所以才耍小脾气。其实安然是觉得自己丢人，那天吓得都差点尿裤子，除了狐朋狗友四个字的定性外，指不定自己说了多少惊世骇俗之语。

所以，她准备好了接受“狐朋狗友”们的眼神巡视及语言挑衅。

可是到了那块儿，那几个人竟都客气地向她敬酒，一口一个嫂子、弟妹地叫得亲热。还有很多人问她对他是不是有印象，安然傻乎乎地点头，笑着说有。其实哪儿有半分印象，那天哭得眼皮都粘到一起了，再加上夜里黑，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可能看她有些不自在，他们多与江奕泽说笑，聊了几句之后，突然有人笑着看她，漂亮的杏眼一眯，竟有一种妩媚到极致的姿色。安然注意到这桌上只有两个女人，这个女人是漂亮的一个。

“嫂子，”她再次向安然敬酒，“今天一见，我算是开了眼了，怪不得哥哥们都这嫂子的的好处。真没想到啊，江少会突然改变风格，娶了这么个新娘子。”

除了前面的“嫂子”俩字，其余的话都是看着江奕泽说的。江奕泽轻勾唇角，桃花般的眸瞳半眯，在灯光的掩映下勾勒出极其妖冶的颜色，“凌子，你说话可要负责任哈。什么叫换了风格娶了这么个新娘子？”

那语调是轻扬的，可是谁都可以看出，目光已经有了不善的意味。

那名为“凌子”的女人一怔，随即笑着坐下，嘴却仍不歇着，“听说嫂子是北荃艺术学院学钢琴的。啊！你们那所学校可是出了不少人才呢，那前段时间新闻所说的韩小夏，还有去年那城市形象大使叫罗什么的，不都是你们学校的名人吗？”

“是。”安然心中微漾，明摆着这个女人就是来找茬的，可今天的自己是核心人物，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下士气，便又微微一笑，漫不经心地应了两句，脑子里却是江奕泽与那个女人刚才的表情。她知道以江奕泽的身份与年龄，两人从前必然有故事。可是一想起这个女人那副神态还是不舒服。众人又呵呵地说了几句关于安然的恭维话，大概就是赞她气质好，琴艺超群什么的，显然是缓解气氛。

这都什么事啊，一个人只结一次婚，前有女友为前男友打抱不平，后有自己的丈夫莫名其妙的女朋友话里有话，这个婚结的，可真是堵得慌。

安然低头，迫使自己恢复淡然笑容，随后，抬头看向大家，却没料到只是一抬眸，眼前现出一个隐隐约约的身影。

透过酒店大大的落地窗，她分明看到了坐在对面小饭店中的男人，尽管隔着一道宽阔的马路，尽管有来来回回的车挡着她的视线，可是仅那一眼，她还是将他看了个清楚。

那是程洛昱，似乎是在一眨不眨地看着她的方向，但发觉她抬头之后，抄起钱包，起身离开。

微微一怔，安然咬唇，侧头向江奕泽微微一笑，以去洗手间为由，转身离去。



CHAPTER 02

穷媳妇见富公婆

这豪门要是迈得轻松了点，就难免太没有气度，让人觉得心更悬得慌。



中国人结婚烦冗得堪比一场卓绝的战役，一场奋战下来，纵使敌我力量悬殊，新郎新娘也似经历了一场体力大劫。

安然好不容易将头上发胶什么的收拾干净，想到待会儿新婚之夜可能要发生的事情，便站在浴室颇大的镜子前，细细打量自己。与江奕泽的各项指标悬殊让她总有一种在他面前要做得十分完美才会不被他鄙弃的感觉，自从决定与江奕泽交往，安然的装束都是遵照了他的审美。所以，接下来所要进行的一切，她没有一丝要与爱人共度的兴奋，仅有两种情绪在心中作祟，除了不安就是紧张。

紧张地，甚至一遍一遍地在镜中看自己的容貌，魔怔似的在镜中演练自己的微笑，待会儿每进行到一个地步要笑出什么感觉，安然都给自己进行了划分。她觉得自己简直像是弹钢琴时演奏的乐谱，该进行几拍，该停顿几拍，怕的就是只要稍不按节奏，就会影响整首音乐的美感。

又磨蹭了一会儿，她才进浴室，将自己清理干净，泡了很久，极其用力地搓揉着身子的每一处，差点把自己的皮给搓下来。等她收拾妥当，紧张万分地准备在江奕泽面前新鲜出炉的时候，才发现他已在床上睡着了，大概今天累得确实不成样子，呼吸声息微微有些粗重。

刹那间，就像一盆热水突然浇到冰块上，安然刚才还紧张万分的心情倏然放松。她掀开被子，找了个碰不着他的地儿，合上了双眼。

人家都是新婚之夜缠绵兴奋得睡不着，安然虽然也睡不着，却是源于陌生的感觉。

铺天盖地的陌生感袭来，在这黑夜里尤显得强烈。抬头看去，这有着精美花纹的天花板的屋子分明是自己的家，她却感到陌生。回想一下，这装修豪华的家居分明是他按照自己的品味摆放的，她却感到模糊。最让她紧张的是这个睡在她身旁的男人，明明是她的丈夫，是法律所赋予她的最亲密的伴侣，但此刻听着他平稳的呼吸，安然突然无所适从。

紧紧地揪着自己的被子，不知不觉间睡着了。安然第二天醒来时，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还没睁开眼睛，便感觉有个小虫子在脖颈处攀爬，沿途均激起她微微的战栗。瞬间，她恍然悟到什么事情，倏然睁开双眼，正撞入江奕泽的眼眸，那双平日里深邃的眸子像是升腾起了点点星子，晶亮得不可思议。

带着五分紧张三分害怕和那仅两分的所谓男女快感，安然一大清早在剧痛中完成了本该昨天晚上完成的新婚任务。她虽然是笨拙的新手，但是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绝对可以感受出江奕泽是情场老手。怎么控制节奏，怎么调节和发动她的感觉，每一步骤他都做得熟稔而激情。激情之后的安然疲惫地窝在他的怀里，慢慢感觉有些辛酸。

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出现另一个人的身影，第一次笨拙地吻她，甚至不知道怎么去探入她的口中两舌交缠。两人青涩地尝试着关于男女之爱，每一次进步，都引起彼此莫大的快感和愉悦。

而这次与江奕泽也是愉悦的，甚至快乐得比与程洛昱更厉害，像是经历了一场云霄飞车，从最顶点狂啸，再回归到最低点跌宕。这样的来回让她感觉陌生而又刺激，甚至感觉也不错，可是心里却还是有一个地方是空的，安然清晰地知道，那空却的是互通的感觉。

与程洛昱是彼此熟悉的，两情相悦，他对她的熟悉就像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这样的男欢女爱，更像是对彼此心意的一种沟通。但与江奕泽，完全是他占主动，她在他的引导下慢慢学会承受，甚至还没体会到回应的感觉便被他抛至高空，他就像是她最不可推翻的一个长者，控制着她的一切喜怒哀乐。她要做的就是学会享受，只有享受。

她正想着这些无聊的东西，突然觉得耳边头发一痛，龇牙一抬头，只见江